紅樓夢影/2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夢影

◀上一回

第二十回　萬柳莊惡奴欺主　會仙橋老舅遭拳

下一回▶

話說榮國府過新年自有一定的規矩，無非是擺酒、唱戲、慶元宵、放煙火，不必煩敘。且說那隱園主人自從去冬一病，雖然服藥有效，漸漸的變成了半身不遂的病症。賈璉又有官差，又管著榮府的事務，竟是鞭長莫及。所有這隱園的內外上下都交給管事的吳振志、林忠二人辦理。這吳振志就是吳新登的姪兒，林忠是林之孝的兒子。這兩位奴少爺自幼見的都是些王孫公子，講的都是些吃穿花用，所以把那紈袴習氣熏染個透熟，如何能老誠持重約束下人。終日裡兩個人吃酒，看牌，吸食鴉片。所有那些散眾也就效尤，先還是偷著耍錢，後來就開局聚賭，抽頭錢。常言賭近盜，此話不虛，輸急了商量偷竊。

這日正是月黑天，到三更之後，都拿了棍棒，先把吳、林二人捆起，嘴裡塞了棉花，就把帳房銀錢搶掠一空，把那些帳簿擲了一院子。有個車夫張二，因他身量高，都叫他長張。這長張性情直爽，不與那些人合群。這夜聽見鬧賊，他不知有多少人，他就跳了牆，往韋村去調兵。

你道這韋村是誰？就是現任璉二奶奶的乃翁，因平兒扶了正，那王府上不肯使喚，賞了幾千銀子，在家養老。他就在離城二十里買了塊莊子，蓋了幾間草房，老夫妻二人帶著十八九歲的兒子，也養著百數個莊客。年老之人，又兼夜長尚未睡著，只聽犬吠，

就叫小小廝福壽出去看。不多時，同了長工安祥進來說：「老爺子起來罷，賈大太爺那裡鬧賊呢。」韋老忙忙披衣起來，說：「安伙計，你篩起鑼來！」原來這韋村西南一里多路，地名杜家窪。杜老者是本處土財主，年紀有八十多歲，九個兒子，十六個孫子，八個重孫子，專作好事。這一村裡並無別姓，都是他杜家的人，就是耕種鋤刨，甚至放牛趕車，盡是他家的了弟。這杜老者與韋老者莫逆之交。

這夜聽見鑼聲，就叫他兒子杜三帶了五六十名子弟兵，拿了器械、燈籠，直奔韋村。這裡韋老者迎到草堂上，燈影裡一看，說：「三相公你父親好哇！」杜三作了個揖說：「我父親聽見鑼聲，知道不是本村有事，你道這是何說？原來他們約下的暗號，若是本村有事，是鳴雙鑼；若是鄰村有事，鳴單鑼。所以杜老知道不是本村。杜三就問：「不知是誰家有事？」韋老說：「是賈大老爺園子裡！車夫長張來送信。」杜三說：「這事鬧起來可不輕。他們搬下來的時候，風聞就有人打算。事不宜遲，大叔這裡再派幾個人同去。」韋老說：「已經有了四十人，還有我們安伙計。奉托老賢姪辛苦一趟罷！」杜三笑道：「鄰邦相助也是該的。」忙著喝了一口茶說：「走罷！」於是韋、杜兩家百十多人飛奔隱園。

且說這裡的賊見無人出頭，放大膽還要往裡去，並未防外援。眾人到了園門，見門還關閉，長張仍舊跳進牆去。開了門，眾人一擁而進，給了個湊手不及。就有眼尖的，瞧見那燈籠上有韋村、杜家窪的字樣，早就嚇蘇了，如何敢交手。所以一個也沒跑脫，銀錢東西全然未失。拿住賊之後，賈家的下人才出來幫虎吃食，把賊都捆了，就各處去找管事的。找到土山後，兩個人餛飩似的縮作一團，放開繩子，才把嘴裡的棉花掏了出來，二人已是面無人色了。長張說：「先把他們二位攙到屋裡去罷。」

此刻天已大亮，看了看，三十多人，倒有一半是自己家裡的。為首的姓包，就是那年史太君出殯，榮府失盜，追賊的包勇的兄弟，名叫包強。因他會幾路拳腳，求了賈璉，就派在隱園看門。誰知他不安本分，引了些毛賊來偷竊。這杜三相公見本家沒人出頭辦理，他就作了主：一面叫人去報官，一面叫人進城到寧榮兩府送信。這本汛的千總，聽是副提督家失盜，忙忙帶了幾名營兵趕來伺候。杜三見了千總，拱拱手說：「總爺來了。我交代明白，連賊帶贓一樣不短，我要失陪了。」那千總也不知如何回答，惟有諾諾而已。賈家下人說：「杜三爺別走，等見了我們的爺們再走。」杜三說：「我們不過是鄰村，聽見這裡有事來幫忙，如今賊也有了，贓也有了，本府的人也出來了，營裡官兵也到了，還有我們什麼事？大太爺上頭也不敢驚動，說請安罷。」說完，同了安長工帶著眾人竟自去了。將近晌午只見賈璉飛馬而來，進了園門直到二門下馬，與父母請了安，

就問這事。賈赦因病著不愛說話，說：「問太太罷！」邢夫人說：「外邊事裡頭一點不知，今日早起開二門才知道。虧了韋親家，還有個姓杜的來了一百多人，把賊都拿住，又把吳振志、林忠救活。多一半都是家賊，東西一點沒丟。說是營裡的官兵都在這裡看賊呢。」賈璉說：「我進來的時候，見門口有幾個士兵站著，想來是等他們上司呢，珍大哥也快到了。」

正說著，賈珍、寶玉、賈環、賈蓉、賈蘭進來請了安，邢夫人又把對賈璉的話說了一遍。賈珍說：「但是那兩個活死人管作什麼的？可見素日不能約束眾人，才弄出這樣事來。」賈璉說：「總得重重的打。」只見賈蓉走過來說：「外頭回進來，千總請示。」賈珍說：「請示什麼？交他帶到衙門去，官事官辦。雖然贓未入手，這裡頭可有自己家人。過了部自有定律。」賈蓉自去傳話。賈珍笑問寶玉等說：「惟有綠營的官，那一種卑鄙下流！你們才看見迎著我的馬請罪，求大人施恩。你說可笑不可笑？實在難看。」賈璉說：「不過是怕得處分。」賈珍說：「這也不管他，倒是你好好的派兩個妥當人要緊，把那兩個沒用的換回去。今日你到韋、杜兩處去道乏就是。那趕車的可得賞他幾兩銀子。」賈璉說：「我想著也是這麼，賞這一個，打那兩個。」賈蘭笑道：「打什麼？已竟成了鬼了，叔叔沒瞧見？直走了人樣子了！」邢夫人說：「也不用打，換進城就是了。」說著擺上飯。大家吃了飯，賈璉去拜客，賈珍、寶玉等進城。又有王夫人打發老婆子來看邢夫人，又有親友家聽見這事都來壓驚探問，真是兩句俗言「貧居鬧市無人問，富在深山有遠親。」隱園熱鬧暫且不提。

且說邢夫人的兄弟邢大舅，這一天同了幾個無來由的朋友出城喝野茶，順路要到隱園去看姐姐。那萬柳莊東北上有座會仙橋，臨河開了個茶館，叫作會仙居，外面搭著大天棚。沿河都是槐柳，也有幾樹桃杏，就把那幾個朋友安置在茶館裡，他就往隱園去了。

那知姐夫、外甥都不見，只有邢夫人淡淡說了幾句話。不好久坐，回來一路上想著甚覺無趣。到了茶館，就在天棚底下揀了張桌子坐下。要了些酒菜，就和跑堂的說話。問道：「新近你們這南邊鬧賊的事。」跑堂接著說：「那就是賈中堂的一家兒。聽說本主兒又老又病不管事，都是底下那一群混帳行子，狗仗人勢在這一帶鬧的利害，正經家裡有事，就不敢出頭了。虧了韋村、杜家窪兩處，才替他們把賊拿住了。」眾人指著邢大舅說：「這位邢大太爺和賈府上是至親。」跑堂聽了這話，恐怕言多語失，搭訕著去換熱酒。又問：「添什麼菜？」這裡喝著酒，看那柳樹下有些孩子撈魚蝦玩。只見西邊煙塵滾滾，車馳馬驟，到了舖子前站住，齊下了車馬。

原來是兩位勢家惡少爺，帶著三四個優伶，跟著一群豪奴，從西山一帶遊春回來。也就在天棚底下占了兩張桌子。跑堂陪著笑說：「後頭有雅座，請爺們裡頭坐。」那公子說：「這裡敞亮，就在這裡罷。」要過水牌來，點了幾樣菜說：「不用你們的酒，我們火食挑兒上帶著陳紹呢。」就有家人用小銅盆打了水來擦臉。不多時，掇上菜來。又有自己帶來果盒，金華火腿、香糟鰣魚，又買了些活蝦烹來下酒，三呀五的猜起拳來。

這邊座上看著眼熱，又不敢過去親近，未免說了幾句不知好歹的便宜話。那邊如何肯受，也就罵了出來。這幾個朋友見風頭不順，一個個的都溜了。剩下邢舅太爺，酒已喝沉，還在那裡乜乜邪邪看著，嘴裡說道：「太爺攪攪的時候，你們這一群還沒出世呢！」只聽那邊說：「拉出去打！」過來兩個豪奴，就把邢大舅拉到橋邊大道上拳打腳踢。這一群人也就跟了出來，站在上坡上看著。幸而家人裡有個知世務的，怕打出事來，在那裡無非是虛張聲勢的吵嚷。

正然鬧著，正東上來了一群馬、兩輛車，跟的人背弓持箭，原來是賈環、賈蓉帶了弓箭找賈璉去射鵠子。遠遠見土坡上站著幾個人，大道上一團土。賈環一催馬，到了跟前，見是邢大舅，說：「別打！」那邊的下人認得賈蓉，也就住了手。賈環說：「問他們怎麼樣？」賈蓉說：「三叔，等我問他。」此時坡上的人也都趕過來，有一個姓張的是馮紫英的外甥，所以認得賈蓉。見眾人都下了馬，圍著邢大舅，就知是打出岔兒來了。

趕過來向賈蓉拱拱手說：「大哥，久違了！」賈蓉問：「為什麼事這樣動怒，不知舍親怎麼得罪了？」張公子說：「無非都是酒後口角。不知是令親，還同著幾個人，說的太不像了，所以彼此分爭起來。」作了個揖說：「多有得罪，明日親到府上請罪！」賈蓉叫跟班的：「把舅太爺攙起來，用我的車送回去。」舅太爺見了賈家叔姪，不好意思，倒裝出那昏迷不醒的樣子，躺在車上，又派了個跟班的送進城去了。這裡賈家叔姪上了馬，賈蓉在馬上哈了個腰兒說：「再見罷。」過了橋一直的往西南去了。

到了隱園，見過賈赦夫妻，說了些城裡請安問好的話。就到書房見賈璉去，二人就將會仙橋打架的事說了一遍。賈璉說：「那麼大年紀，總愛在外頭惹事。有一天，我在大街上見他同著幾個不對眼的人在一個飯舖子門口吵嚷，我裝作沒瞧見就過去了。」賈蓉笑道：「叔叔不知道，我命中注定犯勸架。那年薛大爺在葦塘裡挨打，也是我把他弄回家去的。今日舅太爺又著我碰見了，這不是命中所犯嗎？」大家說笑了一回。吃了晚飯，在箭道里射了回鵠子，就在書房住下。次日早飯後，見過賈赦、邢夫人，賈璉弟兄、叔姪三人一同進城回府。不知府中又有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